作为一名博主，我最大的惊喜之一是如此多的读者对书法教学的热情兴趣，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在探索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书法不仅在美国和欧洲是一个问题(在那里，学校教授书法的主要目的是一致性和易读性，而不是审美价值)，在中国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千年书法遗产是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

去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学家维克托·梅尔在博客中撰文，谈到书写困难症的趋势，即无法用钢笔书写繁体汉字，而不是通过敲击键盘进行电子书写。教授更多的总结:

失语症是一种通常由于身体受伤而突然发生的语言障碍，与之不同的是，频繁查看手机所带来的损害是渐进的。尽管如此，这种结果带来的摩擦与语言障碍(有限失语症)带来的摩擦一样真实。

去年，我调查了近200名懂中文的人，问他们最喜欢的输入法编辑器是什么。他们中有一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汉语教师。大约98%的受访者使用拼音输入汉字，剩下的一小部分人使用基于形状的系统，如仓颉或手写笔在平板或窗口上书写汉字。使用“仓颉”的两个人都来自香港和台湾，一些来自台湾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的是符号，这是一种有点像日本假名的语音输入系统，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音节。

电脑、手机、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都是美妙的沟通工具,但它们都加剧的困境写人物在中国人群中,能力下降,加速依赖字母的素养,而不是直接的方法通过11左右基本笔画,200左右的偏旁部首和850左右的发音。这些趋势令人担忧吗?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遏制手机和电脑对汉字熟练程度的流失吗?最后，罗马化不可避免吗?

现在，另一位学者、肯塔基中心学院的凯尔·戴维·安德森正在和他的学生一起拍摄一部关于书法在21世纪中国命运的纪录片。安德森教授翻译了著名书法家马天国的采访，马天国对中国代沟的总结如下:

据我所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四五十岁甚至更老的人一般都在学校里上大字课。小学通常每周至少有两堂课练习角色描摹。在初中，也有很多课外俱乐部，包括书法欣赏小组。所以，很可能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使用毛笔。他们对书写和书法的基础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与此同时，他们对汉字独特的结构和正确的笔画顺序产生了敏感性。他们也非常熟悉偏旁部首和字符组成。由于接触了大量的文字，几乎每个人都对最常用的汉字有了积极的记忆，并具备了欣赏书法的审美基础。尽管他们后来找到了其他不需要写字的工作，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记忆大量汉字的能力。虽然许多人从未充分学习到足以产生艺术水平的书法，许多人仍然怀有欣赏艺术的绘画美丽的字符。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个人乐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的努力。

但现在，相对来说，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岁的年轻人，患性格健忘症的程度要高得多。这是学校从农业向工业、科学、技术体系转变的结果。几乎每个学生的居住和学习环境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调整和改革。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汉字书写的维护、推广和强化的力度不断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实验室的增加和建立。许多学生享受着计算机操作技能的日益提高，但这是以他们的写作能力为代价的。他们可能知道如何记课堂笔记或记新单词，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现在很少有课程是专门用来练习汉字的。只有少数家庭的父母会让孩子参加课外书法班。大多数人更喜欢选择外语或粤语。因此，很少有年轻一代学习书法，这只会进一步侵蚀我们继承下来的汉字和书法文化基础。这是令人不安的。

不过，我想，人们会在外语的外国研究中发现同样的东西，以及全球化的其他类似副产品。我只是认为中国的问题程度不同。

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书法教育:

至于汉字和书法的意义…?这种制度和艺术传统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体现和文本体现，是人类文化艺术理想的结晶。古人常说，文字包含着真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简而言之，写汉字可以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提供自我反省的工具，维持健康。它是文人和群众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和精神要求。从最早的人类文明时期,当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第一次创建文化及其流通和交换,在原始时代的岩石画,部落图腾的崇拜,和肩胛的写作，通过发展和演化的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写作形成了人类集体智慧的胶水。即使在外国字母系统中也是如此。因此，汉字和书法艺术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球文化的核心。

损失在视觉上意味着什么?你不需要懂一个中文单词就能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这里有一些来自安德森教授和他的学生的实地研究的样本。中国汉字可能不会像我在博客中提到的一些罕见的字母那样濒临灭绝，但却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